

每一个细胞都融有矿山的气息

■ 陈林珍

现在每当别人问我在哪里高就时，我会自豪地告诉他，我在大冶有色上班。当然，我的自豪也有受到打击的时候。有一次，我对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报出大冶有色的大名时，他竟不屑地说，大冶有色啊？不是说因为资源枯竭快要不行了吗？我激动而愤慨地连珠炮似地轰向他：“谁说我们有色不行了？我们实施五大战略正在做大做强！我们是全国企业 500 强。我们的环境、福利和待遇都有了很大改善和提高！”朋友尴尬地说，你还蛮爱你们有色啊！

小时候，生在农村的我是听着每周回家一次的矿工父亲谈论着铜绿山的故事长大的：矿里怎样怎样，坑采怎样怎样。有时他也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地描述他的惊险之历：今天一个哑炮差点“嘭”的一声炸着我们兄弟呢，幸亏我火眼金睛及时把隐患揪出来。于是我对我父亲口中那个美丽神奇的地方充满向往和好奇。

数年后，我被父亲从高三的课堂拽来这个地方上班时，这个父亲日日夜

叨的地方一下把我的心沉入谷底——灰蒙蒙的天空下是尘土飞扬凹凸不平的道路，破旧简陋的厂房里充斥着噪音和药味，偏僻闭塞的环境仿佛与世隔绝。

我委屈万分地质问父亲，为什么要把我骗来这个破地方上班？父亲一脸诧异一脸暴怒地吼道：“不知好歹！哪里还找得到比这更好的单位？国有企业，我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

就这样，18 岁那年我踏着父亲的足迹做了矿上三班倒的砂泵工。在与砂泵的摸爬滚打中熬过一天又一天，日子过得灰暗而颓废。倒是父亲，常常从老家来看我，来看他日思夜想的矿山。每次来，总忘不了对我敲敲打打：要认真工作，踏实做事，不怕吃亏。然后又是一通激情燃烧的矿山岁月的演说。看着父亲一脸严肃自豪的表情，我想，也许，父亲是真的认为这个地方很好，因为他爱它。但我不爱这里，直到有一次。

那是一个寒冬腊月的夜班，半夜时

分由于下流程的闸门坏了，导致该合泵管道堵死，泵池的矿浆沿着池沿像一条十几米宽的瀑布汹涌往外漫，在通道上翻起尺多高的浪。同班的两位老师傅来不及穿胶鞋，直接迎着矿浪穿过通道去开备用泵。衣服被矿浆湿透了冻得直哆嗦也毫不在乎，然后连夜疏通进料管。我劝他们天亮再处理，他们不肯，说问题要及时处理。疏通好进料管后，他俩又马不停蹄地冲地上的积砂。等忙完这一切，天已亮了，而老师傅已成了累瘫在凳子上的泥人，只剩两只眼睛在眨呀眨，但脸上却绽放出胜利快乐的笑容。缩在一旁跺着脚呵着白气的我早已眼睛湿润。就是在那一次，那一刻，我对这个工作这个企业的爱在感动中开始生成。

铜草花开花谢中转眼到了 1998 年，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的企业陷于前所未有的困境。待岗、分流、欠薪，人心浮动，生存的危机一下迫在眉睫。我对我们的企业开始质疑，这期间我边上班边通过成考成了高校

一名高护专业的学生，幻想能成一名白衣天使。也曾和朋友一起做过小买卖，幻想有朝一日能成富裕商人。但折腾了几年，最终挫败而返。当我像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重回母亲的怀抱般重新安心上班时，企业已战胜了困难的三年。我终于懂得企业的艰难和坚韧，也理解了企业改制的良苦用心，对企业满怀愧疚和感动。于是更加尽职尽责，乐于奉献，并成为一名泵工技师。

如今，我的企业通过实施五大战略在做大做强，通过各项管理的提升公司和职工面貌大为改观。又通过企业文化的宣贯和人文关怀使公司上下团结一心。

是啊，我们的企业这般自强不息锐意进取我有什么理由不爱她呢？这里的每寸土地都有我生命的印迹，都撒下过我的欢笑、泪水和汗水，我有什么理由不爱呢？我的每一个细胞都融有矿山的气息，矿山的每一缕情思已根植于我的骨髓。

父爱如山 父爱如海

■ 杜初民

生命在轮回，养儿方知父母恩。当自己拥有父亲的身份后，对女儿的爱是我生命中全新的体验，我更真切地体会和理解了我的父亲。

细细想来，从小到大写过不少文字，却从未为父亲留过只言片语。在父亲 87 岁生日的时候，往事叩响心门，对父亲的感恩之情再次让我拉开记忆的帷幕，父爱如山，父爱如海……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一直告诉我这样一句话：“人争一口气！”记得在那场“史无前例”、“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因为家庭成分是富农，被迫离开他热爱的工作岗位，离开他熟悉的生活环境，离开他朝夕相处的亲朋好友，回到距新下陆 200 多公里的老家——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开始全新的“田园生活”，从一个国企“铁饭碗”转换到农村的“泥饭碗”。当时农村的日子很艰辛，但父亲节俭持家，他坚信，穷日子一定会过去。和所有的村里人一样，靠着汗水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在那个靠挣工分养家糊口的时代，父亲总是起早贪黑，别人不愿意做的脏活累活，父亲总是抢着干，他每个月挣的工分在生产队总是排在第一名。尽管父亲家庭成分是富农，但因为父亲任劳任怨的精神让大家钦佩，父亲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用布满老茧的手诠释着生活的内涵，用朴实乐观的态度解读着责任的意义。也许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或者，是父亲的勤劳深深地感染着我，在我 6 岁的时候，就学着做饭，家里没柴烧，我一个人上山打柴，挑着柴不回到家，吃过饭后又忙着去上学。每当父母夸我的饭做得好吃，能干时，我心里充满了甜蜜和骄傲，能为他们分担家务，我觉得是我的义务。在那时，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读书，一定要有出息！因为父亲说过，他只读 3 年私塾，非常羡慕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希望我们兄弟两个将来能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所以，在我幼小的心里就懂得了，读书不仅是成就自己，也是为父亲圆一个梦里的梦。弟弟比我小两岁，小学一毕业就想辍学。父亲当时气极了，动手打了弟弟，弟弟没办法只好继续上学。“不许说这样的话，你们要是都能念，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上学！”我无语了，只能任泪水滑落，滑落到嘴边到心里……

父亲是一座大山，给我依靠，给我力量。这辈子非常感谢父亲，在人生的道路上，给了我无私的爱。我 4 岁那年得了一场大病，医生告诉父亲，可能活不过 12 岁，当时，我感觉生命是那样的脆弱，是那样的不堪一击，我心灰意冷。在灾难面前，父亲告诉我：“孩子，只要有父亲在，希望就在，温暖就在，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于是，父亲四处求医问药，不知道跑破了多少双鞋，依然无怨无悔。也许是天道酬勤；也许是上苍被父爱如山的精神所感动，对我父亲的辛劳表示赞扬和嘉奖；也许是上苍不忍心让骨肉分离，我终于死里逃生，顽强地活了下来。看见我转危为安，父亲高兴地对我说：“孩子，我说过不会有事的。”望着父亲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的笑容，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笑了，父亲也笑了。

父亲，在我心里就是一棵不参天但直立的树，我是他在身旁播落的一棵种子。父亲为我遮挡了成长路上的风雨，指引我看到了经济向上的天空。走上工作岗位后，受父亲的影响，我收获并认同了父亲的一些观念方法：“做人不张扬——要低调，做事要认真——不虚度，待人不虚伪——要真诚，立世不媚态——要独立，临乱不慌张——要镇定。”在单位领导和同事的关心、爱护、帮助下，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我获得公司首届、第二届技术比武冠、亚军，“厂标兵”、厂和公司“优秀党员”、公司“劳动模范”、市级和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我曾经带过的班组荣获 2006 年度黄石市唯一一家“全国学习型先进班组”，湖北省 2007 年度“工人先锋号”等荣誉称号。在荣誉面前，我有些飘飘然，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一切还需从头再来。在好好工作的同时，也要懂得用自己的爱去回报社会……”父亲简短的一席话，让我羞愧难当。我工作之余，爱上舞文弄墨，已有近 800 篇文章先后发表在《大冶有色报》、《黄石日报》、《东楚晚报》、《湖北工交安全报》、《湖北党员生活》杂志，《中国有色金属报》、《工人日报》上。多次荣获单位、市级和省部级报刊“优秀通讯员”称号。于是，就把自己写作得到的稿费，全部以无名氏的方式捐给灾区或捐给因贫穷而读不起书的贫困学子，尽自己微薄之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如今，因工作忙碌碌碌，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每次回家到了离别之际，父亲都会轻轻地抚摸着我的手，那是一双恰恰和我娇嫩、白皙的皮肤形成鲜明对照的布满老茧、写满生活沧桑的粗糙大手。父亲边拍打着我的手臂，边笑着说：“就要走了啊？！”我明白父亲的不舍和千言万语就藏在了这句话里，这个笑容里、这个眼神里、这个动作里，也落在我的心里。

感谢父亲，是您给了我生命，是您给了我美好的前程。如今，父亲老了，我们曾经依靠的大山弯下他挺直的脊梁，没有了往昔的威武。不怕，父亲的身后也立着一座大山，那就是我们——他的儿女们。这座大山，就是父亲晚年的依靠！父亲的头上悬着一个太阳，这个太阳就是儿女们的孝心！

相遇天堂寨

■ 张娟

天堂，向往而遥不可及。

天堂寨，人间的天堂即将踩在我们的脚下。

一圈一圈的盘山公路，上上下下，不知过了多少个山头，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中，耳边断断续续地回响着的哗哗流水声，像是从天而降，又像是从身边掠过。摇摇晃晃中，车轮放慢了速度，透过车窗，一座红墙绿瓦的老房子在眼前慢慢变大。“咔卡咔”，车在老房子的跟前停了下来，一抬脚还真有点腾云驾雾的感觉，万籁寂静，我这是在哪里？天堂吗？一缕阳光穿过树丛直照到我的脸上，暖暖的，有了一点真实的感觉。四周青山环抱，袅袅的青烟从远处的山洼中飘出，眼前的叠翠流金，仿佛穿越了时空来到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问今是何夕？天堂寨，我们来了。

一路的落叶，在脚下“嘎吱，嘎吱”地响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山泉的甜味。人置身其中，上上下下，不知不觉，飘飘荡荡，脚下生风。“别看这棵树只有碗口大，它已经 500 多岁了！”顺着向导指的方向，一棵“小”树在路旁笔直地站着，全身皱皱巴巴的，黑褐色的树皮，一块一块不规则地组合在一起，顶着茂密的树叶，在风中星星点点地妖烧着。500 年！它们经历了什么，在这深山老林里默默地坚守、等待，与日月相伴，与清风共舞，与溪水嬉戏，拼命地滋润着自己，等待着被发现、被欣赏，等待着那无数个矗立的身影、仰望与惊奇的眼光。

终于爬到山顶。眼前云雾翻滚，青山、绿树恰到好处地粘在云雾之中，山与山之间的五彩霞光缓缓地流动着，一会儿万马奔腾，一会儿涓涓细流，一会儿洋洋洒洒，像一群调皮的孩子在与我们捉迷藏，让我们分辨不了方向。妙笔生花、海龟归来、梦驼铃……一幅一幅的水墨画在眼前飘荡。以前也去过很多的山水名胜，为了能看到云海，起大早，喘着粗气，又拉又拽，好容易爬到山顶，却连一片云也看不见。导游还要安慰我说别人只有 10% 的机遇看见的裸山，我却轻而易举地实现了。我只苦笑着，失落的次数多了，也就不那么期待了，今天却如此轻松地就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景色，真叫人又惊又喜。

人生往往就是这样，经历过、痛苦过、努力过，却总在失败中徘徊，在成功的道路上有多少人坚持？多少人在离终点前的刹那放弃了？多少人能耐得住终日深山老林里的寂寞？多少人能顶得住日月沧桑的洗礼？机遇不是每个人都等得到的，机遇永远只会站在时刻准备着的人身后。只有不断奔跑，一直朝前行的人才不会和他相遇；也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享受到世人的仰慕及赞赏的眼光。就像那等待了千年的古树，那瞬间消失的云海一样，让你踏遍千山万水，梦里寻他千百回。

只要坚持，相遇只是时间的问题。



然乌湖风光(中国十大最美乡村之一) 郭林 摄

本栏欢迎投稿

职工摄影



鞋匠老陆

■ 黄红梅

鞋匠老陆补鞋的地方在新下陆西村口一处不到 3 平米的小窄间里。每天我从西村口路过，都能看到老陆或低着头认真地修补手上的鞋子，或坐在椅子上艰难地伸手拿身后鞋底的耐磨贴，或拿着一份报纸认真地看。阳光透过高高矮矮的屋顶洒到他身上，照出点点闪烁的花白头发和一张做起事来一丝不苟的沧桑面孔。

我在老陆这里补鞋大概有十年之久了。现在的鞋子一般穿不了几个星期后跟就磨了，走起路来歪歪斜斜的。在别处也试过钉鞋后跟，可不是不耐磨就是补鞋师傅将后跟钉裂了，只有老陆这里有独有的耐磨贴。他会一点点地给你的鞋子配好跟，一点点地用锉刀削去多余部分，修好的鞋子不光外观无可挑剔，那些鞋底就像是鞋子出厂时自带的，看不出一点沟沟坎坎。更难得的是这些修补后的鞋子穿着舒适，修过的鞋底在鞋子穿破以前不用再修第二次。

补鞋的时候和老陆聊起来，问起他双腿不能行走的原因。他说因为十几岁时得类风湿，求治了好多医院，最终双腿还是萎缩无法行走。那时的他无法接受身体这样的变故，看着同龄人活蹦乱跳的双腿，心情沮丧到极点。的确，没有什么比健全的身体更让人珍惜，可是病痛是无情的。老陆沉沦一段时间后，毅然听从家人的安排给修鞋师傅当小学徒，因为这个手艺可以不用过多行走，学好了有一门技能可以养家。最开始跟师傅学进步不大，一是因为年轻静不下心，二是因为修鞋是个细活，一个毛毛糙糙的大小伙怎么也细不下心来。老陆说那时不知偷偷流了多少泪，锉刀一不小心就将手指锉得鲜血直流，手上总是伤痕累累。但是想到父母，想到自己的将来，总是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一年年一月月一天天，时间慢慢流过，由于肯钻、肯学、肯吃苦，老陆从自己可以独自修鞋到如今成为新下陆修鞋最好的师傅之一，许多人从周边地区搭车过来将鞋送给

他补。

说话的当时，老陆的儿子给他送饭来了。十几岁的少年，高高瘦瘦的。老陆一边关切地问他儿子的学习情况，一边交待他告诉他妈妈做事不要太辛苦了。他说他老婆是个好人，当年没有嫌弃他是个残疾人，嫁他后这多年，养家教子，任劳任怨。儿子也懂事孝顺，学习不用人多操心。

我说：“陆师傅，你有一个蛮幸福的家啊。”这时，老陆望着他儿子看书的侧影，粗糙的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他将手上补好的鞋子整齐地放到旁边的架子上，又顺手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把毛刷将围裙上、袖子上、手上的粉尘细渣清扫干净，起身取过手拐蹒跚地在墙角的盆子里洗过手，拿过饭盒，准备吃饭。我看到饭盒里简简单单的茄子白菜，映衬着老陆那张自强坚毅的面孔，禁不住肃然起敬。